



王妙瑞

小时候我把信封叫信壳，一字不识的母亲则把信壳当钱包。几十年前10元人民币因颜色之故，市井俗称“青皮”，在低工资年代父亲每月拿81元算是高的了，当家的母亲用信壳装七八张“青皮”绰绰有余。

白信壳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母亲做人品德。父亲一人上班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要养6个子女。家里经济条件差，母亲经常帮别人汰衣裳，赚点小钱补贴家用。母亲和父亲分工合作，一个管洗涤，一个管熨烫。寒冬腊月母亲一洗就是二十多件衣裤，双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，而收入微薄，洗烫一件衬衫仅5分钱。偶尔也有外快，比如摸到有的裤子口袋里有遗忘的一角或二角纸币。但母亲从不私吞，把它晾干后，父亲用熨斗烫平，母亲再放进信壳里，等人家来拿洗好的衣裤时还给他。碰巧的话，归还的钱比收入的钱要多。母亲对我说，做人不能见钱眼开，不管是小钱还是大钱，不是自己的钱都不能要。劳动所得是辛苦钱，但也是放心钱。

老弄堂旁边第五机床厂，一个姓单的工人经常把脏衣服送到我家来洗，因



连着两天，正当我家准备吃晚饭时，妻子的手机响了。原来是她的一位老姐妹来电，一聊起天就刹不住车。于是，当对方第二次在此时来电，妻子就问她：“你晚饭吃了没？”“我老早吃好了呀！”“我家正准备吃呢”……

如今，包括老年人在内，人们通过打电话（以微信电话为主）进行联系、沟通的频率越来越高。但是，在一天当中，何时打电话才恰当，其实颇有讲究。

比如，无特殊原因，老年人不要一清早打电话给住在别处的子女。因为此时对方要么仍在睡觉（因晚上睡得较迟）；要么刚起床，在争分夺秒做上班前的各项准备。你这时打电话过去，对方

吴永耀

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”这是现在耳顺之年以上老人儿时再熟悉不过的歌。

时光飞驰，青春不在，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，但往事难以磨灭，时时历历在目。于是，在茶馆、在饭店、在农家乐，往日的故事成为而今两鬓斑白老人聊天的主题。流行乡愁是他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，他们怀念儿时的马路、儿时的弄堂以及弄堂里的学校，郑自华用笔叙述这些由人和事组成的往日故事。

郑自华，给人第一感觉是一位阳光慈祥的老人。扎鞋底、打家具、凭证淘旧书、烟纸店、老虎灶、公用电话间，这些往日故事，汇集集成一部《上海·印象》，

旧信壳里的故事

为父亲是新光内衣厂八级熨烫工，烫出来的衣裤挺括。又因我父母的人品好，他还认了我父亲为阿哥。我父亲帮他介绍了女朋友，不久结为了夫妻，我跟着父母到国际饭店去吃喜酒。后来我的“爷叔”当上了车间主任，生产的摇臂钻床，在那个年代出口日本和欧洲，为国家创汇，贡献不小。“爷叔”的工资奖金也越来越高，换下来的工作服包括内衣，仍然送到我家来洗，而且每次有意识地多付钱。母亲说做老实人，就是不吃亏啊。

信壳也见证了母亲勤俭持家的精神。父亲每月给母亲75元养家，自己留6元买饭票和零用。这些钱对八口之家来说并不宽裕，母亲在各方面省吃俭用。比如从信壳里倒出几枚硬币不足一角钱，叫我到舟山路小菜场二楼买豆腐渣，买回来加几片猪油渣炒成一盘菜。母亲也喜欢到唐山路布店买便宜的零头布为小人做衣服。她四十多岁到一家铁木家具厂当临时工，在冲床车间搬运沉重的三角铁，直到退休，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，上班下班穿的是工作服，还把节约下来的纱手套拆开来结背心穿。旧布头用糨糊粘贴在汰衣裳板上，晒干做鞋板、纳鞋底，我们脚上穿的棉鞋都是母亲动手做的。更忘不了撑

船的娘舅从故乡黄岩带来的橘子，除了家里人吃一点，邻居送一点，大多数橘子被母亲在夜里带到大名电影院旁边去卖，一角钱一斤，因为便宜所以卖得快，用来补贴家用。说来可怜，母亲很少吃好橘子，她吃的是箩筐里压瘪的烂橘子。

当年我应征入伍，出发前几天领到了新兵第一个月的6元生活津贴。经过舟山路上的饮食摊，本想饱餐一顿后去四川当兵。但要花去将近5角钱，有点舍不得了，转身回家把津贴交给了母亲，她两眼闪着泪花，把5元和1元的两张纸币塞进了信壳里。

45年前我离开了部队，复员费正好1000元。我没有皮夹子，即使有也装不下这笔“巨款”，就把钱装进部队的牛皮纸信壳，塞在运动裤后袋，用别针别牢，回到上海交给了母亲，她眼里又闪出泪花。我理解做母亲的并非是看在钱的份上，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后来我结婚了，在家里自办的酒席上敬了母亲一杯酒，感谢她的养育之恩。

母亲活到百岁走了，她留下的一只信壳我没有焚烧掉，因为母亲热爱家庭、待人真诚的一颗心都在信壳里啊！我把她生前戴过的金耳环装了进去，让这件珍贵而难忘的纪念品保存在身边。



夏（国画）
鞠康 作

阳光老人聊往事

书中的“家里家外”“店里店外”“书里书外”“戏里戏外”无不盈透浓浓都市人的乡愁。他讲起往事，娓娓道来显感悟，寻常细节有感恩，苦涩岁月呈乐观。

雨还是那场雨，鞋却不是那双鞋，从雨天雨鞋的变化，感叹时代的变迁；从往日上海夏夜的一道风景线——乘风凉，体察到满满的人情味。左脚有疾是遗憾的，当女营业员建议新裤左裤管改得短些，当登长城时众人让道那一刻，他把人间善爱铭记心。生活再艰难也要用心改善，盐水瓶当成汤婆子御寒，还可以把普通的话筒改装成时新的落地台灯。

郑自华还是一个热爱生活、追逐时

尚的弄潮儿。曾经风靡一时的喇叭箱、饭盒子般的录音机、五彩缤纷的年历片，都是他的最爱。缘于热衷新鲜事物，花2角钱登记“大哥大”信息单，得到1万元回报。他又是“杨百万”同辈第一代股民，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，称他是“郑百万”还是“郑上亿”至今还是个谜。他还能把他的所思所悟融入他的往日故事的叙述中，从寻常细节中写出不寻常意味，由此文章屡屡获奖。

述往事，品陈味，展旧景，郑自华记录这些逝去的身边故事，其实是地方史民俗学市井文化最珍贵的坊间史料，在老年生活的自娱自乐间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

丁汀

载着谢燕华老师赠送的十几方奇妙美石，小车驶在去周庄小院的高速路上，凭感觉，这些石头足有千斤重。这可是谢老师私藏了二十多年的宝贝，如今，何以将这些宝贝疙瘩犹如嫁女儿似的赠送给我这个古稀文友呢？

这故事，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。

1979年，《青年一代》杂志创刊，吸引了无数年轻人。拥有20多万知青的崇明农场自然成了杂志采写、作选题的重要目标。当然，这和谢老师曾在农场生产队当过干部的经历有关。

机会历来是给有准备之人的。一位农场女知青放弃顶替，重返农场与崇明男友结婚的消息，给了我一次良机。采访后，一篇标题为《鹊桥横跨在鸿沟上》的四五千字文稿，发到了素不相识的谢老师手里。1981年第6期《青年一代》杂志（双月刊）上，改题为“重返农场”的“处女作”刊登。凝视着自己的名字，我激动得彻夜难眠。就此，谢老师就成了联系我的责编。

每次休假回沪，绍兴路54号的编辑部，便成了我每每报到的“老娘家”。谢老师每次对我汇报的农场题材，逐一分析指导，严格筛选……往后20年里，《青年一代》成了我写作成长的摇篮。1985年5月，谢老师将一个内定的好题材交给我采写。太过精彩的故事一时竟令我不知从何下笔。写出五六千字的初稿后，才领教了谢老师对作文的严谨作风和诲人不倦的能耐：数易其稿还没过，我已感江郎才尽。然而，谢老师最后一次请我到她家去，当面教我修改。这篇刊登在1985年第6期杂志上的《拯救——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罪犯的新生》文章，竟获得了全国读者自发评选的“好稿奖”之一，并让我首次参加了杂志社的“金华笔会”。我也成了农场知青的“代言人”，向与会者倾吐了知青的所思所想……

1988年秋，我还在“流动平方”里作“困兽斗”，夏主编和谢老师照样受邀参加我的婚礼，鼓舞了我的写作信心。直至他们两位又创办了《人到中年》杂志时，尽管我已在做记者，但依然和谢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其间，她委托我编过两期《人到中年》，让我初学了从选题策划、文稿落实到修改，配图等的专业知识，至今感恩。

后来，尽管我们都已先后退休，但文友间的友情之树长青。直至2018年秋季，我受命创办一份社区季刊，谢老师自然成了杂志的“特约记者”，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古美社区的采写，重磅大作不断，提升了刊物的“磁场效应”。

5月初，突然收到谢老师计划赠送奇石的信息，她认为，我比较具备传承这些奇石的综合条件；巧的是，正逢老夫七十岁生日，也真是一份可遇不可求的“大礼”了。

其实，我意念中的奇石传承，不仅仅是石头的物理外形，更是承载了谢老师坚韧性格和谦恭待人的丰富内涵。不久，谢老师寄来了写“奇石缘”的文章。拜读之余，真感慨世事轮回：我成了老师大作的责编。眼前又浮现出39年前谢老师教我修改得奖文稿的难忘情景……

赠石记